

江南多名镇，周庄名气纵响，似太浓艳；西塘人头攒动，铜味略重；养在深闺的黎里，虽有清汤挂面的原生态民居，却过于单调。横泾，这个不为人熟知的老街，躲在常熟沙家浜芦苇荡深处，铺天盖地的芦苇，是沙家浜的标志，漫天飞舞的芦花，将小小的横泾古镇团团围住，隔断了红尘亦隔去了喧嚣。



芦苇深处的横泾老街

□申功晶

在横泾老街走走逛逛，随处可见陈旧的木柱构建街廊，廊下挂着一串串红灯笼，大街、小巷、码头、河埠、廊棚，打着各式各样幌子的铺坊：打铁铺、博古坊、印布坊、炖鸡店、刁家食府、茶楼。踩着平滑的青砖路，恍若回到了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。远处飘来一阵豆花香，勾起肚子里的蛔虫。来一碗刚出炉色白软嫩的豆腐脑，兑上虾皮、紫菜、辣椒油、香菜、蒜泥、葱花，热乎乎地享受着释放的快意。门店前还有现炸的臭豆腐干，叫上一大碗，足够两个人吃，插上竹签，随个人口味，可蘸上辣酱或甜酱吃。

老街一侧院内高台的竹架上，一条条各式图案的蓝印花布晾晒其上，迎风招展，“大光明染坊”五个字样尤为醒目，在清新秀雅的蓝底白花间穿梭，一股清泉般温婉的江南格调随之汨汨流淌开来，蓦然间，想起了阿庆嫂的蓝布围裙，它的素雅娴静让人联想起那些坐在茶铺里、行于船头上的水乡女子将日子打理得如此干净熨贴，临街铺子里头，蓝白相间布料做的方巾、被面、肚兜、手帕、衣裙。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透着清丽的韵律，烙上了岁月的印记。

平日里的横泾老街是静谧的，闲逸中透着一份慵懒，徜徉在老街坊，鼻端闻到一阵令人欲醉的酒香，抬头一望，白墙黛瓦的门楼挂着一面红黄相间的酒旗，上书“翁家糟坊”，跨入酒坊，木格窗、青砖地，柜台、壁橱里摆满了白酒、

米酒、桂花酒，后院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和制酒器具。“翁家糟坊”酿酒采用的是返璞归真的“蒸馏法”。流连糟坊，几个老师傅细致地操作一道道繁琐的工序：蒸煮、冷却、发酵、蒸馏、加温、再冷却。一杯杯原汁原味的白酒就是这样酿成的。相传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最爱喝这家酒坊的老酒。八仙桌上搁着几个小酒杯，我自斟一杯透明浅黄的桂花酒，抿一口，酒香和桂花香混淆在一起，口感温润，甜而不腻，百年来，这酒也在时光里沉淀出独有的味道。

从翁家糟坊走出来，“忠义救国军司令部”匾牌赫然悬挂在刁德一祖宅石库门之上。跨入大门，穿过一方天井，“六顺堂”正厅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古玩、青瓷、书画，由于江南多梅雨，屋内闷热潮湿。刁家的卧室和书房都设在二楼，刁德一早年留学日本，雕梁画栋的老宅充斥着中西合璧的布局。看着保存完好的一砖一瓦、一器一画，似乎穿越到了某个历史片段中。

刁家家和财旺。抗战期间，刁老太爷曾多次为抗日部队慷慨捐赠钱粮和弹药，是个有功的开明绅士。而饱读西方经济学的留日高材生刁德一，当年在国、共、汪三方漩涡中选择了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以及后来的人生结局，不免感叹。刁家大院一进一进的，再朝里走，便是树影婆娑的后院，有佛堂、灶间、帐房。推开后门：宽阔的棚廊跨过一条溪流连接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，澄澈如洗的晴空，芦花漫天

飞扬，想来，春末夏初，该是一碧万顷，青葱无垠；深秋初冬，则是蒹葭苍苍，皑若白雪。

此刻，随风飘来一阵熟透的旋律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……”。跟着旋律，穿过连接老街和码头的通道，来到了老春来茶馆，沙家浜的春来茶馆从第一代开到第四代，在芦苇荡丛星罗棋布，可谓枝繁叶茂。说到“老”，必是与众不同的，当年阿庆嫂和刁德一就是在此“智斗”，茶馆临水而居，黯淡的庭柱上有副“风声度竹有琴韵，月影写梅无墨痕”的对联。

走进茶馆，果然“一切仿佛都是数年前的样子”：茶堂摆放着十来张八仙木桌，里墙砌着一个书台，横桌上搁着三弦、琵琶，两把软垫高椅置于两侧。我端起散发着清香的盖碗茶，掀开碗盖，碗盖里的茶叶齐齐浮了上来，清香绕鼻。我一边品茗，一边听说书。茶，仍是当年的味道，只是泡茶的人和喝茶的人，换了一拨又一拨，那些烽火硝烟的传奇，早已尘埃落定；那曾经唱红大江南北的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，已走进了历史；那些浪花淘尽的故事，却永生在芦苇深处，横泾老街在历经若干年的洗礼后，仍不失一篇生动婉转的词章。

“芦花放，稻谷香，岸柳成行……”深厚绵远的歌声，伴着芦苇摇曳声从湖心迎面而来，仿佛那一湖苍翠的芦苇化作倩影婆娑的窈窕少女涉水而来，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。



石林,大自然的盆景

□黄平安



多年前，见人抽过“石林”牌香烟，知道了石林这一景观。听导游说，外地好多人也是从“石林”牌香烟和阿诗玛的故事中才知道石林的。由此感叹，文化在旅游当中的分量有多重。

石林景区位于滇东，距昆明70公里，是国家5A级景区。快到景区时，但见公路两侧山峰奇异，奇石如林，如峰，如人，如兽，如战场，如林海，如波涛，绝无两处相同的景致。此前，我看过一些喀斯特地貌景观，比如溶洞。石林也属喀斯特地貌，但溶洞是地下景观，而石林则是地上的，一览无余，比溶洞更直观。

“大石林”应该是景区的核心，游人摩肩接踵，异常热闹。这里奇石林立，如剑，锋芒毕露，剑指苍穹；如峰，层峦叠嶂，直耸云天；如瀑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；如林，跌宕起伏，参差有致；如笋，雨后新发，蓬勃向上……一块石头就是一种生存的姿态，一块石头就是一种生命的表达。走近这些石头，你可以跟她们对视，可以与她们相亲，可以同她们耳语，可以和她们相拥。细细地品味她们，我觉得她们不仅仅是一块石头，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从她们当中总能看到点什么，悟到点什么。

导游说：“在石林不要乱走，小心走错了道被人抢作当了女婿，可是要做三年苦力的哟。”我们虽然紧跟在导游身后，但由于太迷恋石林的奇景，不大一会，就不见导游的踪迹，在那迷宫般的石林中迷失了方向，索性将错就错。石与石之间，疏者可跑马，信步漫游；密者则需猫腰侧身方可通行。有一狭处，两侧奇石高耸，在两石的最高处，一石卡在上面，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的样子，被人称为“千钧一发”。石林是自然的美，而路旁众多的石刻则是一种文化的美了。在刻有隶书“石林”二字的巨石旁，拍照的人排起了长龙；行草“望峰亭”很自然地把游人引向了望峰亭。伫立在望峰亭上眺望，脚下的石林如诸葛臣相的八卦阵，曲径通幽，扑朔迷离，像刀口，若笋尖，如冰峰，似石剑……置身于一望无际的石林之中，你仿佛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，又好像身临“仙之人兮列如麻”的仙境，潇潇洒洒地做了一回神仙。石林，就是上天的雕塑，是大自然的盆景，无愧“天下奇观”的美称。

找不到出去的路，便信步漫游。这样也好，免得导游在耳边“叽叽喳喳”。然而，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，不知不觉间，到了夕阳衔山的时候，导游打来电话，才找到我们这帮流连忘返、乐不思蜀的家伙。

在石林，我忘了归去的路。



夏日里的月亮湾

新疆喀纳斯湖月亮湾是卧龙湾河曲的延伸部分，美丽静谧的月亮湾会随着喀纳斯湖水变化而变化，好似嵌在喀纳斯河上的一颗明珠。夏日里，月亮湾水面平波如镜，在上下河湾内发育了两个酷似脚印的小沙滩，被当地人称为“神仙脚印”。

黄葵文/摄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